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蟲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魚部祀事一

會典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魚部祀事二

大曆新語陳太子書至溫湯李綱屠事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名聲者歸之時唐儉嗟元指在坐各自贊能為歸太子謂之曰飛刀歸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蕭詵蕭詵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綱二百匹走迎之

西陽雜俎太宗北獵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常以長箭一射洞門闌上嘗觀過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進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廣五行記唐僖宗元年博州僧正滿行同凡俗市魚數藏於房作膳食之至夜四更忽聞窗外有暴風聲乃發一佛二金剛語滿云爾是何物小兒將穢汚伽藍金剛手執棒連閉門因而面目不開矣

唐書陸贄傳周利貞亡其家式后時調錢糧計將蔡博魚州刺史戲議利貞欲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食不獲而有魚焉爾得之刺史大笑

宋仙雜記元祐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一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於謬謬今見一物乃釋然矣

西陽雜俎越州有盧氏者時奉赤才家貧未及入京困之顛頭懸堦在山陰縣縣頭村典衣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鮑在曠書憑吏求魚師方楚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一漁人乘能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藁復擊所憑吏就漢商價吏即擲網蟹

鮑他痛始不可忍及至合歷認妻于婢僕有項真琪斯之者若脫諸首落方覺神悲良久寢寢問之具述所夢連呼史訪所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編後入鄉仕縣開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更沈邨家在越州東城相近日觀其事

唐書五行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皆出兩岸經日而露寸目動數日江魚盡死寂江而下十五五相附若江水臭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知林甫爲相然就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以示九齡林甫曰盤中所得者九齡曰盆池之魚曰陛下任人他但能樂舞致兒女之歡爾帝

若不信陛下人皆笑九齡之忠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一年二月衡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奉賀

崔復魚朝恩有別房四壁安玻璃板中貯江水及舊漆諸色雜魚鱗魚鱗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京師自七月霖雨八月盡方止街市溝渠中說傳小魚

唐書五行志貞元三年周師魚龜獻江而下無首

十年四月江西武寧縣縣城縣城

宣寧志廣州河東河東縣志元寶元年郡出爲宋

州司馬遂至荆門今縣中是夕夢一婦人衣素衣

再拜而進曰某家是不孝者也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僕獲其生不勝戴恩而一國幸公海而許之既歸望自與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前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捕制神命將妻至宗元既命駕惶不暇顧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獲之懸其危危將斷且風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妻疾爲計不關亦與政議將斷君若許之幸已又而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他而念曰百一三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更有不孝於人者耶抑妻者以魚爲我應耶得而活之非吾妻也即命駕詣郡堂既而

以夢語期即召吏具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鱉獻原將爲膳今已斷其首至宗元曰某之夢逐臣夢而投江中然則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書五行志元祐十四年一月獲有魚長尺餘匿於鄂州市志元乃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蟲典

第一百三十六卷目錄

魚部祀事一

會典典第一百三十六卷

魚部祀事二

大曆新語陳太子書至溫湯李綱屠事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名聲者歸之時唐儉嗟元指在坐各自贊能為歸太子謂之曰飛刀歸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蕭詵蕭詵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相二百匹走迎之

西陽雜俎太宗北獵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常以長箭一射洞門闌上嘗觀過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進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輟而止

廣五行記唐僖宗元年博州僧正滿行同凡俗市魚數藏於房作膳食之至夜四更忽聞窗外有暴風聲乃發一佛二金剛語滿云爾是何物小兒將穢汚伽藍金剛手執棒連閉門因而面目不開矣

唐書陸贄傳貞觀貞元其某式時時調發贄對將禁擅魚州刺史戲議利貞欲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食不獲而有魚焉爾得之刺史大笑

宋仙雜記元祐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大若喜躍友人問之云吾適得何中有魚竹一物不知竹有幾節原有幾節疑於疏密今見一物乃釋然矣

西陽雜俎越州有盧氏者時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困之顛頭懸堦在山陰縣縣頭村典衣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鮑在屠者處更求魚鮑方楚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一漁人乘能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擄桶中覆之以藁復擊所漁更就漁商價更即擄鮑賣鮑他痛始不可忍及至金歷認妻于婢僕有項實琪斯之者脫諸首落方覺神悲良久寢寢問之具述所夢連呼史訪所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編後入鄉住顏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更沈邨家在越州東城相近日親其事

唐書五行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皆出兩岸經日而露寸目動數日江魚盡死載江而下十五五相附若江水臭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以李林甫爲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知林甫爲相然就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以示九齡林甫曰繼而帝所奏九齡曰盆池之魚由陛下任人他但能樂舞致助兒女之歡爾帝若不信陛下人皆笑九齡之忠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一年二月衡州獲魚有銘載之侍中裴光庭等奉賀

崔復魚州思有湖防四臺表安瑛瑛板中貯江水及舊漆諸色雜號魚鱗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京師自七月霖雨八月盡方止街市溝渠中說傳小魚

唐書五行志貞元三年周師魚鮑載江而下無首

宣宗志廣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郡出爲永州司馬遂至荆門令驛中是夕夢一婦人衣素衣再拜而進曰某家是不孝者也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僕獲其生不勝戴恩而一國感公海而許之既歸望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前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報柳帥命將妻宗元宗元既命駕惶不暇顧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獲之惡甚風危危將斷且風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妻我爲計不關亦與我謀將斷我君之不幸已又而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他而念曰百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更有不孝於人者耶抑將妻者以魚爲我應耶得而活之亦吾妻也即命駕詣郡堂既而

以夢語期即召吏具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鱗獻原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久矣久之夢逐印筆而投江中然而其鱗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西陽雜俎卷之六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噴似難身如魚

唐書五行志開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魚長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義民殺之

酉陽雜俎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間成木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劇談錄李德裕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一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會宰陂池不知

判云俯臨新歲狂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

苗航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

香東帶乘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

要有貨枯願者至焉航夜視其至而諦聽之其家便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

運其出因怒之矣又見或微判其魚貨者視之因罵

宣室志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

巨魚罕而歸致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女斤重魚以象齒嬰兒適斤重然而吾果聞嬰兒記

啼日向夢一大魚嚼我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

北夢瑣言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

之忽夢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飢食龍子所

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雲仙雜記蘇嶺郎中召客無魚念曲江冬有而禁釣乃令掌吏用油幕偷數頭適濟其事

蓄數嗜魚而貧日向漁人貸食漁人送魚一斤則以

揚州太守閻丘惠會僚友於轉沙亭集境內漁戶令

曰所得魚多有金帛之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

甚小者衆慚而退太守詢之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

愚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聚矣
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

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之皆出水而使去即沒

王行誼唐杭州富陽縣韓琦鼎鑒并繕五十六凡土
中得魚數千頭土有微潤

靈怪集唐吳郡漁人張胡子嘗於太湖中釣得一巨

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

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卸更魚夜中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

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瀾龜
北戶錄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

草上懸於竈煙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塘間旬日內如蝦蟇子狀露於市號魚種有也塘

一年內可供口腹

唐書五行志乾符六年汜水河魚逆流而上至垣平陸界

光啓二年揚州雨魚

日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

茂貞杯叩帝頤頷坐皆憤其無禮
錄異記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全州洵陽縣未

鄉百姓怕君懷於漢江勒漢潭採得魚長數尺身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土貢魚鱸魚鮓

江南道蘇州吳郡土貢鱸皮飯鰓鴨肫鮑魚子

北夢瑣言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

飲博爲事。漢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

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芥醴更無他味。醢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暖之遙。逡巡又暖之覺。胃中豁然。眼花不見。因揭暖暖之。趙鄴探之。方出。少年以暖醋歡謝。鄴曰。郎君喫醋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胃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鄴君因飢以暖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詭也。

獲倍於常歲矣
季巷蓋說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斛謂之使宅
魚其捕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累一日羅隱侍
坐壁間有碣漢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云呂望
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
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錫其租

錄異記成都書堂坊武侯宅南柴棚內古井中有魚長六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記清異錄劉飯僧宮中有魚英托饅椰子立達四隻各受三斗穰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燭治之可以成器

清異錄吳越功德判官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
物四方所無因造水鉢加恩簿

珍珠船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
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
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牽之良苦陶不
能奈口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
硯無復潤澤

宋史錢氏世系得始結納其姊爲妃奉祐在浙西日憑湖樓臨海亭嘗呼左右一飲至凡殺物不下數萬勝亦數十品方其時所食中裝饅頭日千數散從軍北征以糲食充饌解兵養歸水養自隨至幽州南村落聞日已訖京師得石字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合及近臣數十人尚未朝食適遇過寺初聞延壽辭令中膳廚具食饌皆極盛皆世所罕見五行志淳化三年京師大旱陸贄號黑光瓶顯驗又義興縣鄉中骨鯁號鯁子以餅面黑北方色魚水

族皆陰類也而爲六陽之首陰侵於陽將有水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至道元年十二月廣州大魚擊海水而出魚死長六丈三尺高丈餘

水不好裏面有蟲謂之蟲乃是魚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蟲也

投江中父怒言兩日能不見以分意
後山談最語如人而不識事上官卑視熙河洮水
之意浮誇之氣入而面而
盡書錄話語李耀元曾問趙汝欽與其長子過俱行
與之期送食惟煮肉有酒則撤撤一物而遂以饋
使何州人以為餽餽之類月親戚偶得預餅送之
委其一說成代送而遂以饋之親戚偶得預餅送之
不兼他物予驛馳報知免死所於新京於上而無以
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願後生致之蓋意欲使不敢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雖則必以開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發見意詩益動

心自是遂欲從寬釋

東坡志林予在東坡嘗親執鉤比獲魚輒以設客

未嘗不稱善慶約中易為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廉

水望之品今日偶與仲夫脫王元直奉少章貨復

作此味客皆云此藥超然有高韻非世俗人所能

彷彿咸其味欲聚數難常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

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溪苑留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待斃西園

屋凡三千餘年一日天晴無雲池中忽發大聲如風

雨音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院不以難守則為

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而閉局二十

餘年日有騰蛟之志精神不衰久而飛去自然之理

游宦記開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

童之角魚為博戲

明道縣志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制之

不加鹽鹽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為蠅蚋所敗不

顧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餅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

之一餅近百錢饒信間鹽事之若飲食登享無淡魚

則非盛禮雖吳蜀可過而更以為佳一船淡魚其重

數百十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則一

日課利不登

時寒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

母臥病久冬忽患煩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無

往河中臥冰十日果得魚三尾饒饒情異歸以饋
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日以身試冰殊
不覺寒也
宋史五行志政和七年夏中有一魚落殿中省廳屋
上
宣和二年三月內出魚提赤色蔡京等之付史館拜
宋賀
鵝助福北人南牧上皇邊邊使將及郡城乃與幸
飲一近侍微服乘花細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酒
土徒牽至市中買魚酬價未償估人呼為僕義上皇
顧笑曰這漢毒也歸微服賦詩就用紅魚義故事初
不為成
宋史皇太后傳高宗為康王后被選入宮王即帝位
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
變入問帝所在后結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船躍入
御舟后曰此間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
齊東野語胡致堂寅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弟之子也
將生欲不與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
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
賢妻紹興中康寧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
城池皆凍凍結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開
之先馳至魚之禁人爭出魚水不得合處至城下牌
限久之飲息而去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八年潭浦縣鄉願陳海岸述
有巨魚高數丈剝其肉數百車刻日乃轉輾而傷
能巨魚又漁人獲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
人骸膚髮如生

淳熙十二年一月虎申錢塘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
隆潮汐復還
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塘勞五居民得魚價五色御首
鯉身民記言得魚而前在手猶聞聲聞有司令縱
之
慶元三年二月杭州府城隍廟道人得魚額長鯉時而
首與常額之老人三且不相結與二年書出後為
水災蓋是歲五月錢塘大水害田里
嘉定十七年海鹽縣鹽官地數十里先是已有巨魚
橫海岸民盡食之海罷往六年而平
茅客語云海鹽縣有客克明釣歸頗具魚於竹簍
中有一魚化為石長四寸許鰓鰓然若魚活人婦
兒而愛之將烹置盆為數日將烹將石魚於桶水中
成搖振振騰浮冰而活活者驚異取出置土壘中因
是鄰里求觀者衆在水則活離水則為石年以為常
時巡邏捕舍人處丹取此魚有敕之中斷致於水中
不復活矣
荆楚新話陳文書書子有以庭樹間擊池以牧
魚者每晨於池上即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
屢矣其後風雨間投餅丁然雖不投而魚亦不
躍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已為魚所復生乎曰
此正朱齊丘所謂貪化者齊丘曰禹氏之魚可名策
策字氏之魚可名策策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
文書大笑
田園金書步日漢漢有一度分石而釣其甲得魚
至多且易取其亡日所獲也乃投竿問甲曰食
餌同釣之水亦何得得失之異耶甲曰吾下釣稍

吳興典科沈氏子書曰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
舟尾生因客之行餘里生屢欲攬舟板遂分其也
謂僧曰適與我乘船者俱餓惟汝飯速分非我
分飽則飽與我乘船者俱耳生意欲得獲因
僧曰無飽與我乘船者俱耳生意欲得獲因
分飽之食飽則飽與我乘船者俱耳生意欲得獲
魚而視視生於余所乘船中食飽則飽與我乘
日無間原意在改心厭惡生不得已盡謝之去滿
闔村大士僧來合掌禮既已得度而之月滿
正月生與生人祭神廟神降於罵人中謂生曰去
歲深求經飯僧僧而誠心施得福最多以我獻僧

水食者雖別去歸鯉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
遺。從定中領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片月則
笑而語之曰不覩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業人
皆死而人不復見

五邑綠野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鮓之名曰魚會
登州府舊志云山石落村劉氏嘗於海濱得百丈巨
魚其腹剖出鱗鱗巨如餅堂

金泉風穀田陽傳昌邑太丘之柱蒲樹七十五之
子焉短小無柄枝復黃弟輩遠請局外官上幸蔡

拔厥南左點驗檢園城中數引軍海出巡邏時尚食

窮無餘食亦無鄰里之類是可見也日昧時弊市人
然於其甚矣而南之北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
云大傾覆人民失所之象
與風風土記頗微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鯽鯉草魚
最多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
至若海中之魚俗名有之鯉魚酒潤出諸土人不食
入在刺棘難設置聞

賢矣趙司成未就號稱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薛歸
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憊今日爲西涯先生臨長將

往奇也。魯公曰：吾與吳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筭，亦無有。膳膳良久，遠里中。有積薪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得存其半。魯公嘆：某無他物，即以吾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願，公京貨沽酒以飲之。公數其部事，倡和而罷。

見聞錄：時恭靖公瑄正德時守維揚道，大駕南巡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得者且素惡公，不能容。初從而，其間機嫌，要索殊求，無厭。彬負上所賜銅瓜，魯公以死以求，必得公，殊不爲動。會上出觀魚，得巨魚一，獻言直五百金。彬從傍言：請以昇守，促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綈袍，以進。且曰：臣府庫絕無儲錢，不能多具上目之爲餽，備勿較也。

冠志：正德十年二月，限魚於市。

見聞紀：訓未筆，名觀魚山人，與余同官閩臬書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隱一銀符於石上，鏤然一聲，倒其去，遂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垢劍在石，鏤間刻良久，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隱符也。其人知其偶得去楊老魔而牽其未不得，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憐，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實酒一壺，合其地煮魚，煙酒忽都，猶笑跳釜上，應以杖撲，猶備魚，魚去因，其酒而併盛，而醉，婦人皆憐而笑之。天楊老轉化爲蛟，似可怪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

林水鏡：始興縣北湯泉泉，泉湧沸，浩氣雲浮，以履物

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赤泥游之，不爲灼也。見聞錄：嘉興屠山論德，一日欲沽饌，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土人，人笑謂：一大魚，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記其肥，夫人從傍微嚼，曰：但水寬耳，便以此，此免大，言笑可以解，絲不謂，聞開中讀此機，誠也。

見聞錄：張縣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族漢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遂公其大如舟，而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受所公至，余讀書，書中言之。

賢矣。吳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擄上魚，背悉意，欲取其肉，數千百石，魚骨括悉如，放潮至，復棄之。去此猶其小者，富海有魚，海潭人謂之連豆，若夫行自東，後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幾曾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潔，潔也，味非不甘，則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歷城縣志：澤縣縣數十載，舊無算大者，數尺，陰雨往往起龍，瞻觀，聚生有某家亭下，即芙蓉池，舊魚數千頭，太僕池亭在縣西西北，亦舊魚數百計，天晴魚多，舉出水，浩氣雲浮，見

江舊志：志聖井在廣信府貴溪縣東南八十里，龍虎山三井相連，一井在絕頂，人跡罕到，世傳有龍居之，投金鐵，聖物則浮，格聖物則沉，沉不精，聖物近而出，久之泛物以酬，大動，鼎中產異魚，等者，趨以致雨，聖

聖水堂在南康府安義縣北二十里，一山高，起可五里許，四面環山，頂一池，池深，而容數十步東西，但容數式，池水四時不涸，中多四足紅腹魚，大小

二三寸許，捕之有聲。

魚果在九江府瑞昌縣歸義鄉，春晨有小魚湧出，宅皆花居民，聞當則候之取食。鄱陽志：溫泉南有魚，謂歲歲由先金，靜浮，少焉大魚湧出，不場三日乃止，有鱗，其常者名魚，泉如旱縣志：施食池，廣六畝，有梵僧施釣，池中後人得魚，劍之腹中，皆有釣，故一名洗鉢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魚部雜錄

魚部外編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七卷

魚部雜錄

易經利六五賁魚以宮人龍无不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

鮓九一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鮓包者宜與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

爲包有魚之象然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而使過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正應已過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中孚豚魚吉豚魚其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

詩經春風散荷章荷在梁其魚唯唯唯唯行出入之貌

陳風衡門章其食魚必河之訪焉其食魚必河之

鯉陸氏曰里語云洛陽河魴賣於牛半則魴雖乃魚之美者

情風匪魚而能烹魚漁之多賴

小雅魚麗章魚麗于鰓鰾鰾魚屬于鰓鰾鰾魚屬于

留鰓鰾之屬雅云鰓鰾之類不若鰓鰾鰓鰾之類不

若鰓鰾鰓鰾其序如此鰓鰾黃魴魚青魴魚元魴魚白

鰓鰾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鰓鰾黃魴魚在鰓或在于清魚在于清或潛在于淵

言理之無定在也

無羊章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人不知魚之多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

正月篇魚在于沼亦能克衆衆謂伏矣亦孔之也

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覺矣其潛雖深然亦灼然而易

見言隱顯之及無所逃也

魚在在藻有頡其尾頡大首貌

魚在在藻有頡其尾荇菜也

魚在在藻有頡其尾荇菜也

大雅旱麓章鸞鳳戾天魚躍于淵

當是章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物滿也魚滿而躍言

多而得其所也

魏奏章其較極何量鰓鰾魚鰓鰾魚中諸者也

殺謂之鮮魚則不任爲膳故云

禮記曲禮母反魚肉

水潦陸不載魚水潦魚易得故不載

王制食獸魚中不殺不溺於市

禮器居山以魚龍爲禮君于國之不知禮

樂記大濩之禮尚元禮而祖應大濩不和有遺味

者矣

樂記水頌則魚蟹不大

儀禮公食大夫禮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膾膾酒不

祭不祭者非食物之屬者少儀云祭膳應歸爲

大魚肉之膾是亦祭之也

實出有司卷二卦之遺諸於賓客魚膾不與

牲牲饋食膾魚十五魚水物以順牧數陰中之

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

逸詩魚在在藻厥志在飽

魚水不勝陸清何及

古語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林中不實新湖上不屬魚

事終終古以魚爲習

道德經微明章魚不可脫於淵網之利害不可以示

人

文子上德篇川廣者魚大

魚不可以無餌釣欲不可以空尋

欲殺魚者先過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

茂而鳥集

爲魚得者非罕而入淵也爲獵得者非空而土木也

獵之所利而已

困下爲淵即深而魚歸焉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結網

上仁篇先王之法度不長凡不得取

利于物不爲吾之魚不游我流

莊子齊物論毛鷃處人之所美也魚鳥之深入大

宗師爲泉淵魚相與處於陸相與以是相濡以沫

不知相忘於江湖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而人相忘乎道術

至樂莫如魚池九韶之樂也之河海之野魚聞之而下入人幸聞之相與處而觀之魚忘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也

外物猶若者所以魚得魚而忘季

魚不畏網而與鮑

荀子王制篇聖王之制也雖鱣魚鱣鱣孕則之時

網害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

法行則魚鱣隨之以潤得淺而竭其中及其得也必以餌

網者引其網若一一振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憂矣

呂氏春秋功名篇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傾舍也

察今篇魚鱣之載若一胖肉而取一鰓之味

淵

精請篇求魚者滿非樂之也

黃石公安禮平水淺者大魚不遊

詩詩外傳存舟之魚不居清澤也草之土不居汗世

存舟之而大矣鴻而失水則為鰈鰈則失其輔也

怙魚復安何不憂

魚之役口垂視者魚畏之

易林灼火泉澤釣魚山厥魚不可得火不計然

探魚捕魚日無功

湛南子天文訓火上著水下流故鳥聚而為魚動而

月止而魚歸藏

原道訓井魚不可與語大均於險也

主權訓魚得水面遊焉則樂地失水則為鱗蟻所

食有掌其險防補其缺則魚得而利之

水竭則魚散

擇福訓壽者之運無舟之魚

齊俗訓會子日擊舟水中島閭之而高爾聞之而

水積則生和食之魚主積則生自穴之獸

詮言訓魚之先生魚豆之先秦業此皆不快於耳目

不過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後末也

兵略訓魚鱣不動不損唇咬物木有不以動而制者

也

說山訓釣魚者靜在芳其餌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

之也

好魚者先具苦與寒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上水魚臣乾谷

從林訓魚無耳而聽有然之者也

釣魚者沈杭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

李廣測天之且雨也陰陰未集而魚已噉矣

說苑政理篇各舟之魚不遊淵何則其志極遠也

將賢篇鮑魚指大而欲擊之當也雖舞魚亦困

指武篇鮑魚指大而不欲擊之當也雖舞魚亦困

經言篇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開其臭與之化矣

後漢書劉陶傳養魚池之申樓尉然火土木水

木魚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堪爛

論衡龍虛篇魚食於濁游於清

答侯霸龍圖傳魚知其源

口力不能受咽不能下

龍龍篇釣者以木為舟漆其身步之水流而擊之

起水動作魚以爲魚豈來聚食大非木非魚也魚

潛大論十刻篇時為魚而內之木乎呼魚為鳥可

棲之木耶

外史得勢篇子之漁魚乎方池也法乎茂葉之開

蕩漾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所遊而思不知其困

溺於浮而方池之安處通於江漢而魚皆捨之而去

退還乎江湖者乎載澤而東躍乎滄海若紀之變

化而飛翔焉雲行而龍興波八庭而扶宇內之萬物

是其在治也安於清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於海

而忘治也非其勢也

抱朴子博喻篇方蓬春望不能離何以久餌存舟之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廣不能舍水而獨生

水中魚乃食之魚骨翻曰英

鷄肋編蘇州在鹽湖之中繞以華亭等山而最難得故語云有山無水有魚無魚人無義里俗類以爲謠言及無魚則悲而欲爭矣

釣婦之半繫以板樑謂之母子謀其沒則知望之中釣婦退之釣魚詩云勿沉知食鮓則思魚乎以引也

盡海菜水族乃陰中之物何以却其然歟蓋引爲卿生者陽也水族亦多明生則在外之物皆陽者蝦蟹龜鱉蟹皆散在外陽之氣解而處焉得陽氣多故引卿皆空言是以莊周謂魚乃陰物而得陰氣多故腹內生籽是以能浮躍無日晷及不暇固知其爲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聞見後錄魚尚作器器人知愛其甚盛哉耳不知遇魚毒必嫌其尤可貴也

漢書袁安弟山陰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投其葉困魚魚以孫出名燒魚

岳陽風土記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輪釣其一輪繫其兩邊度江所宜用餘皆輪之中至十鈎有大如神鈎者指通每鈎相去一尺鈎盡處各重鎰斤許如鎰以足水勢深淺鎰上鎰以五寸許正鉤後微低江往來牽挽以待行人至取之謂之養鈎釣者比而下每中魚則快其緩急意則緩其鉤收腹之十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者雖數百之魚皆可釣得用一百二十絲成索至大者及不能磨即以環循綸投引鈎助之亦須人伸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昔耳集魚蟹北通此物之靈也

山家供佛河鰻鮓記鰻乾曰鰻古詩有酌鰻大估魚之句南人謂之鰻多煨食早有逸語者比滌天台山取乾魚洗淨細切同水麴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瘧風過放陳味之極亦有因名爲之者語語集云武夷君食河鰻鰻魚也

五色鰻風俗通鰻門失火禍及池鰻按百某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之池水空鰻魚悉死喻惡人之滋井中傷良魚也

雜俎鰻植虎與冰曰鹹水之魚不游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寧去學世生不去鰻魚類

英辛雜議江州等處水產產魚苗地土至於夏官取之出售以此爲利販子輪集多至產昌次至福建衛

緊其法作竹筒似桶以竹絲爲之內襯以漆紙貯魚俾於中縱若針芒刺哉其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隱路而行每遇販船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則有小蟹蟹皮

如前加共上以蒸養魚之具又有口開底尖如犀離之狀覆之以布網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

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勤搖蓋水不定則魚得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不可謂動矣至家用水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

四角布之四邊出水而尺餘餘盡而魚於兜中其魚苗得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陣水旋轉而得戲焉其

之月半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煉飼之後並不肯食

鰻魚江蘇海鹽云正丘黃土農家館中沈休

文云福州人謂之鰻鰻即今鰻魚是也

經明錄鰻魚鰻魚也空口于橄欖爲鰻鰻魚則洋亦必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

偶談遊魚不窮五音故琴出聽偶然而不必盡爲五音者音潮汐之盛滿四月之盈虛古語如是雖則驗之吾於鰻鰻之尤尤而信之矣蓋鰻鰻水者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相相成者也

鰻鰻偶者食祿宜却饋遺也而有時時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爲傳廉

海桂餘錄江魚狀如松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於鹹淡水交會之中十人來以其肉細膩初爲

贈享之及有臭味厚如銀此品不但得種海鄉雖江左時而鹽鹽之味亦無以尚也

漢書漫抄今人家池塘所養魚其種皆出九河謂之鰻苗或曰鰻秧南至閩廣北越進酒東至於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

掘取於水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鰻塘其利頗廣九江設險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教差總旗

王道兒等至府諭教漁人謂之揚戶

廣社江鎮人海則感失其所常

嘗傳正踐養海粉一物俗以爲海味之素食換也

鰻魚鰻魚之初生者海粉以粉爲故曰鰻魚海粉

是海魚口吐之物其形似粉故曰海粉魚去而海粉浮上人即收之其色極若日曬過收之其色黃

是一物者一本魚質一爲魚吐非魚物也

讀史可疑岑嘉州詩魚龍川北蟠溪南鳥鼠山西流
水雲以魚龍辨鳥鼠絕仁慈遺水怒注方知魚龍乃
龍魚也木出五色魚俗以爲靈故稱龍魚水又曰龍
魚川

美白書詩話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道我雙鯉魚呼童
烹鯉魚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鱗鱗
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元牟涉筆水畜魚也又川畜亦魚也

長松趙退齋子曰海有大魚負萬山山有大獸
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讀實之萬物一體物我
同根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
南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掩千里夫復何疑
古今諸魚見梓水水面水來涉高岸
田家雜占魚躍摩水面謂之坪木主水深高多少增
水多少

僊談錄僊諸原日中賺人耶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
珍珠鮑漁人以網縶毛重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
之如人見錦繡也有入見垂釣布網但忘心獻騰揚
誇說七通可使終日無獲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麵爲餌
僊必以魚者取其不顧目守夜之義
唐田世奇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
爲魚米之地

日知錄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關亡後獨延林木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
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
魚死也廣韻有池涸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竭死故語

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按淮
南子云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宋亡其珠池
中魚爲之殫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
一耳

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謂曰宋桓司馬有寶
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殺之池中於是
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歸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
人用池魚事之祖

平陽府志平陽蒲州縣俱產魚黃河急濤過人
又無網罟之具水漲時則持木棒伺河岸而擊之中
者日或得一焉此何異馬上健兒臂弓矢以射河伯
也汾河產亦不多味肥美惟蒲晉五姓湖前甚廣漁
人畜鰱鱖取之味差減黃河矣

魚部外編

山海經海外南經結賀國在其西南山在其東南自
此山來爲爲蛇蛇爲魚

是鱗鱗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海外東經元脫之國在其北其爲人本魚皮以魚皮
爲衣也
海內南經氏人國在蓬木西其爲人面而魚身
盡習以上人謂以下魚也
大荒南經有人名曰張弘在海捕魚海中有張弘

之國魚無使四島有人辟島有翼方捕魚於海
大荒西經互人之國人皆魚有魚尾如人曰魚鰭頭
死即復蛇蛇乃化爲魚是爲魚鰭 淮南子曰后稷
龍在蓬木西其入死後復生半爲魚蓋謂此也

大荒北經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氏之國於姓食魚
拾遺記堯命夏斟治水九載無績堯自派於羽淵化
爲元魚時揚靈振鱗修波之土京者謂羽淵羽
淵與羽海通源也漢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鰭鰭祠特
以致祭祀常祀元魚與蛟龍陸離而出觀者驚而異
矣至神命禹禹川冀岳濟曰海則龍龜而爲衆鱗罕
岑則神龍而爲蝦行通日月之靈能不畏荆山之地
皆聖德威靈之靈化其事牙說神變殆一而百狀不
同元魚黃龍四言相亂傳焉流文整字或魚邊元也
草疑衆說而略記焉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義之國舜帝堯舜其國執玉
帛來朝特加賓禮爰及局獸昆蟲以應祭賜至德萬
之羊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離有赤烏如鵲以翼覆
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敗日之光翼然則暗
如渾微矣

尚書中候太乙在楚都鄧國極負歸德東觀於洛君
體舜瑞降三分沉璧退立集光不起黃龍躍出濟
於壇臺島以雄應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元龍天
乙受瑞降伏榮光三年天下合

鄭靈公湯伐桀湯於桀光笑曰以九尺之天
而讓天下於我是形有短也蓋而沉於水有尺尺之
魚負之而去
西陽雜俎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士人呼爲

吳潤娶南妻一妻幸有女名葉限少慧善陶金父愛之未歲父卒爲後母所苦當令燃炭汲深時嘗以鐵一寸餘燭鑿金日得薄常於釜水日長易數舞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載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浮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襪乃易其鞋衣後令汲於池泉計里數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官因所殺之魚曰女李向池不復見魚突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戴白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行在囊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有第祈之當得爾也女用其言金與木食飽飲而具及洞節母母令女守庭果女何母行此亦往衣草於上衣履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其似姊也母亦疑之女母遂逐逐還一雙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履而歸亦不之慮其洞鄰海島中有國名阮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阮汗國王得之命其左右觀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鞋如毛履阮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鑿銅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即過隱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阮汗王得之乃授人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裳佩玉履而進若天人也始其事於王貴麗妻葉限懷洞人母及女即爲石壁聖女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懷女塚洞人以爲祿祀求女必應阮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壬寅求祈於

魚骨實主無限逾年不復產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珙石舁載之以金爲祭王微幸飯時將發以贈單一夕爲海潮所湔

神仙傳載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常與母食母曰食無飽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攜錢而步斯而到以歸至母食畢曰何處買來對曰便歸而也母曰便歸去此百十里還途侵曉往來遲至汝欲我我欲杖之先生隨曰君許之許見別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我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男果到云昨見先生便歸市買餅母即驚駭方知非神也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鳴吼

鬻尾折動灑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抱朴子論僊僊甘始以藥合生煎而煮之於沸脂中無藥者熱而可食其煎藥者雖熟終日如在沸中也神也傳爲元字先生手拍林燕雀魚龍之屬使之舞皆應茲節如人見賣煎者在木邊元謂魚王曰欲燒此煎至河伯處可乎源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元曰無苦也乃以煎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中魚水中俄頃魚躍上岸以煎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矣大常謂元相見飲如坐位元不辭去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上見道朝人民濟南帝曰百姓濟南安可得乎元曰易得耳即使書著者籠中一時之間天地崩裂大雨注中匣不地水尺尺餘帝曰水寧可也魚王曰元曰可復書得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尺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

搜神記彭蠡湖有鄉人李進劬以販私鹽爲業常以一大船滿載私魚於金陵及揚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私魚於金陵夜泊二山之間其風靜波澄月已如滿進劬乃指於岸間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進劬驚而問之何處於岸其音清亮非常劬即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劬曰出我船見販魚衆人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臨放魚衆言曰清魚既各還家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遂思矣由是改業販私於新數年之間大作積聚積於金陵貨之未到期值大風吹溺溺一夜一時沉沒惟進劬隨於江中不溺足下知有所懸低而後旋旋作數竿至於連動身側進劬扶此而復獲魚乃見八無數百頭於進劬足下果之及有竹頭其挽竹而行于時到於湖乃得登岸問諸諸刻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於湖上將更深夜進劬即覺坐船苦雨夜避避隱身之羞頭一至於豆忽見杖屨料料已忘然進劬即以手挽之獲金一斤乃補於懷中整間頗思俄見一人著曰衣向波心調上謂進劬曰胡來者性命及後金乃汝前所放諸諸人各報于思也言訖不見得目即有無數士頭又挽一葉舟來棹楫俱備進劬因得及岸而進矣余嘗覽傳書已論十天子報思何異於是乎

古樂一曰江水暴漲者復故道港汊已涸至黃斤三日乃始令停舊之老婦獨不食故道有吏曰此吾子也今停舊此之老婦獨不食故道有吏曰此鰓目赤城臨陷日往視有稚子斯之故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木傳鰓目時見念出獄有去未盡于曰吾

龍之子乃引蛇登山而城陷焉

吳范晉吳錄爲魚業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諺云

晚有大魚攻寨切勿殺諺計之須臾有大魚至宰魚

從之謀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

間因號爲飛魚怪

廣古今記晉安郡民顧漢取魚忽有一人著白

恰黃練軍衣來詣之即問飲饌畢語之曰明日取

魚當有大魚其最在箭頭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

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即捕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

在其人家死亡略盡

元中記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爲行海者一日逢魚頭

七日逢魚尾魚頭則百里水爲血

搜神後記餘塘村丁泰有祕術嘗就人借風刀其主

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行至嘉興有魚

躍入船中破腹得風刀

南來記南康有狂人周可大見魚必置數十頭食餘

藥於凡上人謂飽即吳魚可大以手摩之皆見石魚

後年餘友人訪之見其紙裏石魚幾以啖客新喜不

異常魚

古今五行記安城民尹兒宋元嘉中父暫出令守舍

忽一八人可二十騎馬張弓鐵從者四人衣並黃色

從東方來於門呼尹兒求幣告急因入舍中庭下坐

胡牀一人捉戴履之尹兒見其衣悉無縫五色瑣繡

似錦甲而非也自有頃市將至此人上馬去顧語尹兒

曰明當更來乃西行歸庭而尹與雲氣四合曰晝

爲之將見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湧巨壑激湍將淹

尹舍忽見大魚長二丈餘盤屈當水衝尹族乃免流

落之患

江表異同錄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成將劉萬年

夜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主處

呼萬年謂曰君與今帝姓近遠萬年曰望異姓同

一人曰汝離族莫恐禍來及萬年曰吾有望遇客曰

去日祿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官公異之萬年謂二

人深計預聞何見離萬年欲當歸鎮一入曰吾非

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

年翌日託疾徙徙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宣城縣志宣城郡民劉成李驥蒙魚蟹與越問天寶

十三年自新安往丹陽郡至下食浦去宣城四十里

天暮泊舟時驥往浦岸村舍獨成在江上忽聞船中

有聲見一大魚振鬣搖尾呼阿彌陀佛成懼匿身蘆

中僕聞聲魚俱躍佛聲動地聲勢投魚江江中有頃

彈至成具以告驥驥曰斃子安得妖妄乎成用衣資

解其重囊百錢買荻草十餘束於岸明日還入防中

重不可舉視之得鰐十五寸題云償汝魚直

西陽雜記宣城五城縣縣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藥

於谷中見有木方數步常見一里魚長尺餘游於

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

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餽之用運斤不已乃

然而妻覺其狀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脫履變爲

虎踞徑入山時時殺鹿鹿衣鹿庭中如此二年一

日皆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二

年矣何復假我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披星戴月爲虎

比因殺人冥官罰余一百金免於杖梠迴體汝弟視

乎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戴虎因怖死舉

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之驗其身有墨子信王

用也但骨未變元和中格之起約常至谷中見村

人說

宣室志有石曼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

年教父迺衡九姓姑始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

雷氏子常爲宣室志郡一日與友人數輩自釣於郡

南別墅疑亦在莊其家重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

是日市生與客俱深醉請客盡去獨留雷氏別墅

時覺驚方甚及明日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宋常謂

藥之受謂之曰此魚雖敗者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

藥耶雷生笑曰先生笑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

曰吾子之聽之於是水出出一小囊囊有藥數粒投

於敗魚之上俟食頃其魚解網如初俟而雷氏振振

者在洪流中雷生驚提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

矣某輩愚俗醫望先生高臨者并謝之與雲當爲

得而爲伍乎

錄異記前進士崔紹祖及景後遊江甯間遇諸僧於

臥於客館中其僕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

者得之乃告迨迨進者曰魚養其能應酒可速烹

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遽呼

進使使人執經旨粉曰崔進下下小民敢殺龍子

官合至宰相相合至十十並宣朗除官許許天而去

是夜進祀奉年三十五

釋教記昔示教意德不見侯自徘徊於川上見一

大魚浮於水面鰭尾以故能爲某通問於衆氏乎

魚遂仰首奮鬣開口作人語曰諸公來出品中詩一

從門隙窺之見一小龍藏其戶簾而入不覺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骸遂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其德驚鴻處客國恨思好迷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逢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激流遂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鴻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母無由竭余欲馳想託空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奔書實有是事然書聖魚盛書更是一事

沈世坦謝美人製顏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江之麗裁起國之綏章花香吳出茲針線縫甲彷彿成發丹青難摹綉缺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一水寧辭較室嘶珠淚垂嬌點雙顰尚冀顰門蝶尾註曰昔楊妃之有仙術與父爭衡謫之以土撰作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株枝葉皆美女以素綵剪

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笑樂忘其貧約顧土思少時見鄰家捕魚極賤故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較室上珠藏君活我土思後為吏部郎沈明遠畫一魚不點雙顰書戲託人口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抱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

李思訓畫一魚兩元未施鰓若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人失去驚疑使童子寬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恰視之准空撲耳後即調蹄追往見一魚如所畫者看戲畫數魚放池內舊日夜終不去

稽神錄洛陽處士劉某與有術術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頗饒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流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欺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

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父亡去劉友人為墓封令其日季將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九國志應九國與伊道士尹用昌為林來之父母病思愈值江暴漲不可得用昌探得一本願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說說騰湧遂擒一巨鱗出因取作鱸母食而愈

十國春秋南唐許堅傳堅大其家世或云晉侯史驥之裔也形怪而隨書往來雲集寺所居地重鬱會山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咏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履早白鹿洞茅山九華間性嗜魚鰓多之火上不去藥而食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故所乘原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一百三十八卷目錄

鯨魚部彙考

鯨魚圖

爾雅

古今注

述異記

金樓子

爾雅

鯨魚部藝文

咏石鯨應詔

鯨魚部選句

鯨魚部記事

鯨魚部雜錄

鯨魚部外編

鯨魚部彙考

鯨魚圖

博物志

交州記

南州異物志

廣表錄異記

冷聞記

太平廣記

爾雅

真臘風土記

鯨魚部藝文

鯨魚圖

鯨魚部藝文

宋陳免佐

鯨魚部記事

鯨魚部雜錄

鯨魚部彙考

鯨魚圖

鮑魚圖

詩經

爾雅

山海經

大戴禮記

古今注

南越志

廣表錄異記

毛詩陸疏

埤雅

爾雅

通鑑居士

本草綱目

爾雅

直省志書

鯨魚部藝文

水族加恩簿

鯨魚部藝文

黃魚

鯨魚部記事

鯨魚部雜錄

鯨魚部藝文

鯨魚圖

鯨魚部藝文

禽蟲典第一百三十八卷

鯨魚部彙考

鯨魚圖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鯨魚部

第五十六冊之八

